

# 司鐸年談司鐸

## 司鐸年牧函

金魯賢<sup>1</sup>

這封牧函是司鐸年難得的一道文件，把司鐸的意涵，及司祭、司牧予以補充，成為更完整的「神聖的給予者」（Sacerdos，來自 Dare）。牧函中的生動故事，催促我們為得到更多的聖善司鐸向天主勤作祈禱。房志榮謹誌 2009.8.29

今（2009）年6月19日，耶穌聖心瞻禮日，教宗本篤十六世在羅馬舉行晚禱禮儀時，開啓了為期一年的「司鐸年」，並奉法國亞爾斯本堂神父聖若翰·衛雅為司鐸主保，勉勵我們效法這位司鐸。這為普世教會，尤其為我等司鐸更是一個特大喜訊。我們感謝主！感謝教宗！

有人問我：「主教，你為司鐸年寫牧函嗎？」當時我回說：

「司鐸年，教宗在許多場合闡明了司鐸年的意義，並寫了牧函。幾個聖部也發出了指令。我們應首先恭禱、默

---

<sup>1</sup> 本文作者：金魯賢。1916年生於上海，1946年畢業於上海徐家匯神學院，隨後赴法國、德國科隆、奧地利因斯布魯克、義大利羅馬等地求學。1950年獲羅馬額我略大學神學博士學位，1951年回到中國。任徐家匯大修院（母心修院）院長、耶穌會上海區代會長，中國耶穌會代巡查使、海州監牧區代宗座監牧。1955年9月8日中共政府鎮壓行動時被捕入獄，在監獄中度過了18年，又接受勞改9年。1982年釋放，1985年祝聖為上海教區助理主教，1988年成為上海教區主教至今。

想，深切領會這些文件。我這個小小的主教寫的信不會起什麼作用。就免了吧。」

最近，又有人對我說：「別的主教在寫，寫得很好，比如陝西風翔教區的李鏡峰主教等。你不寫，我們將認為你對司鐸年不夠重視。」我一聽這話，嚇了一跳，不重視司鐸年，這頂帽子扣得重了。知過得改。首先，我請上海光啓社的領導除了把聖座的文件轉發外，也把李鏡峰主教的信放在我們出版的雜誌上登出。接著不敢拖拉，開始起草牧函。決定與教區司鐸們及全體教友，以實際行動表示對司鐸年的重視。

一位主教在自己的教區內，或教宗對普世教會倡議舉行一個特殊的聖年，其目的總是號召眾信徒們強化祈禱、深化認識、聖化生活、實踐主的教導、促進主的救世計畫。

關於強化祈禱，我們不禁要問：司鐸年，誰應特別強化祈禱？祈求什麼？

## 誰應強化祈禱

顧名思義，司鐸年，當然司鐸們首應加強祈禱。司鐸以獻身教會，宣示終身為教友服務。司鐸屬於教會、屬於教友、不再屬於自己。故司鐸年中，教友也應加強為司鐸們祈禱，和司鐸們一起祈禱。

有新教友問我：「我們只知道神父，神父就是司鐸嗎？」神父就是司鐸。司鐸，拉丁語原文 SACERDOS，此詞由兩個字組成：SACER「神聖的」，DOS 出自 DARE，意即「付出、給予、奉獻等」。兩字合成一詞，指「把自己奉獻於神聖事業者」，可以譯成「專務神聖事業者」或「聖職人員」。司，字義為「管理、專務」，古時有些官職以司說明，如司馬、司寇等，又如

今日的司法。鐸，是古代的一種「聖器大鈴」，古代上級官員頒布法律、宣示指令時用。明末傳教士來中國，認為自己的職責是宣講福音、通報喜訊，講解天主的救世計畫，所以，他們是司鐸。司鐸給人付洗，使人獲得新生；司鐸是教友精神上的父親。保祿宗徒在《致格林多人前書》中不是寫了「你們是我親愛的兒女……因為我在基督耶穌內用福音生了你們」（格前四14~15）嗎？

司鐸是教友們精神上的父親，簡稱神父；神父和司鐸是同義詞。這兒順便說一句，耶穌在世時揀選了十二位宗徒、七十二位門徒，以繼續祂的救世大業。司鐸是宗徒們的接班人，繼承宗徒們的工作，即：

1. 宣講福音，向普世萬民報告喜訊；
2. 施行聖事，尤其感恩聖祭，耶穌要祂的繼承人繼續在不同的時空中，重行加爾瓦略山上的大祭；
3. 耶穌自喻為善牧，祂的繼承人自應全心全力牧養羊群。

可見，耶穌的接班人主要有三個任務。司鐸只表達第一個任務，沒有包含另外司祭、司牧兩個主要的任務。司鐸一詞在中國既已用了四百年，不必另用他詞，但我們在用司鐸一詞時，當理解其還包含兩個任務的涵義。

司鐸年，司鐸們應強化自己的祈禱生活。同時教友們也應強化祈禱生活。司鐸為教友服務，教友能不關心我們的司鐸嗎？為此，教友在司鐸年中，應多多為司鐸們祈求，尤應為自己所屬的司鐸祈求。

## 祈求什麼

司鐸年中，教友們應每天在自己的祈禱中加念兩句短經：

(1) 天主，請多賜我等司鐸！

(2) 天主，請多賜我等有聖德的司鐸！

教友不能沒有司鐸，如果沒有司鐸，誰為他們做彌撒？誰為他們聽告解、講道理？誰給病人傅聖油、送善終、行追思？誰又為新人證婚姻？教友的人生道路上，必須要有司鐸指引、陪同。上海教區十餘萬教友，而司鐸僅有七十餘人。怎麼夠呢？我們要向天父祈求：「天主，請多賜我等司鐸！」

人生路上充滿陷阱，正道唯一，歧途極多。為登天國，不可迷路。領路人應是雙目明亮，言語行為光明磊落。領路人不能是瞎子，耶穌不是說嗎？「如果瞎子領瞎子，兩人都將掉進坑裏」（瑪十五 14）。

十年前，我還未患心臟病前，住在佘山山頂聖母大殿旁。一天傍晚，遊客都已走了，可我聽見有人大聲在哭，久久不停，我下樓一看，見到有十餘人正跪在已關閉的大門前哭訴著。我上前詢問，得知他們是鄰省的好教友。我問他們為什麼如此悲痛，他們回說：

「多年前，由於文革的後果，我們沒有神父。我們來佘山求聖母賞賜我們神父。兩年前來了神父，我們歡天喜地歡迎他。誰知他的行徑和過去的神父大不一樣，與我們期待的出入太大：不熱心傳教，不憐貧惜窮，總之，他一點也不像一個修道人。我們失望了，再次來懇求聖母賞賜我們一位有聖德的好神父。」

我聽了，內心震動很大，心想：我們多好的教友呀！天主會不俯聽他們的祈求，多多賞賜我們有聖德的神父嗎？當時我耐心安慰他們，勸他們趁天尚未全黑以前回去。事情已過去了十多年，但他們的哭聲卻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。

教友求天主賞賜有聖德的司鐸，那麼身為司鐸的該求什麼呢？

司鐸也被稱為 ALTER CHRISTUS：基督第二、基督化身，即司鐸應像基督，讓人們在司鐸身上看到基督。在剛過去不久的常年期第十四主日的獻禮經說：「上主，願我們向祢獻上的禮品淨化我們，使我們一天比一天更肖似基督。」在耶穌聖心禱文中，後有一個頌句說：「良善心謙之耶穌，懇使我心似爾聖心。」這兒的「心」指人的思想、情感和意願。所以，我們司鐸們該求的是使我們自己的思想、情感和意願像基督外，還應使自己的說話、行事像基督。也就是說，我們要努力使自己的內心跟言行與基督保持一致。這也是我們教會，我們眾教友祈禱的主要內容。我們司鐸尤應如此。

言者，心之聲也。從一個人的言語可以窺見其內心。古時，人言可信。而現代人則大多想的是一套、說的是另一套。我們從宗徒們追述耶穌言行的記錄中，得以認識耶穌，了解耶穌所想、所感、所願。

中國教友自明末以來，一直有特別恭敬耶穌聖心的好傳統。我記得在我年輕時，上海熱心的公教家庭都舉行迎接耶穌聖心入主家庭的禮儀；在每日念晚禱時，加念徐光啓撰寫的「獻心誦」，其中有這樣的句子：

「今我所大欲也，以心易心而已矣。爾心所好，我好之。爾心所惡，我亦惡之。爾心所思，我亦思之。爾心所願，我亦願之。夫愛之誠，惟在實行，不在虛言耳。」

我希望我們每位神父也每天誦念這節經文，而且讓教友們也恢復誦念。

為能使我們更肖似基督，我建議神父們在司鐸年中默想耶

耶穌的言行，多用心體會耶穌內心的思想、情感和意願。這裏，我摘錄幾段我喜愛的歌詞和聖經章節與各位分享：

*Verbum supernum prodiens nec patris linguens dexteram.*

這句話的意思是：「至高無上的『道』，遠征人世，但祂從不離開父的左右」。

這句「從不離開父的左右」一直在我腦海裏出現。我這個基督信徒、基督第二也當片刻不離父的左右。我希望上海教區的神父們也能牢記「從不離開父的左右」。

「道」離開天國降來塵世時，向父說了些什麼呢？《希伯來書》十章 5 節起，作者寫道：基督來到世上時，向天主說：

「牲畜和獻禮，祢都不要，但祢已為我準備了一個形體。燔祭與贖罪之祭，都不中祢的意，於是我說：『瞧，我來了！關於我，聖經上早有記載，主！我來，為承行祢的旨意』」（希+5~7）。

我們司鐸們應常默想並不斷地說：「主，我來了，為承行祢的旨意。」

聖保祿宗徒在《致斐理伯人書》中，諄諄教導說：

「你們應以基督耶穌之心為心。祂雖有天主的形體，不自視等同於天主，不自居為天主。而自謙自虛，取了奴僕的形體，祂成了人，外貌像人，祂謙而又謙，服從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為此天主高舉祂……」（斐二 5~9）

基督的一生，都是「謙而又謙，服從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」，我們司鐸要努力使自己肖似基督，也該是謙而又謙、服從至死。

基督從不離開父左右，是一種動態而非靜態的，一如《聖詠》廿五首 15 節所說的：「我的眼睛時常向天主瞻仰」；和一

二三首 1~2 節所說的：「我的眼睛向上主仰望，就像僕人的眼睛，怎樣向主人的手仰望，或婢女的眼睛，怎樣向主母的手仰望」，即隨時隨地準備接受並執行天父的旨意。

《若望福音》記載了耶穌在雅各伯井旁與撒瑪利亞婦人相遇的經過。當時是中午，耶穌一行人走了半天的路，大家都感到疲乏、飢渴，門徒們進城去購買食物，當他們買了食物回來請耶穌進食時，耶穌說：「我已有食物吃……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，完成祂的工程……」（若四 31~34）。

我們都知道食物對生命的重要性，耶穌以此向當時的宗徒，也向今日的我們強調承行天主旨意的重要性。

耶穌在山園祈禱時，知道將要臨到祂身上的痛苦、磨難、酷刑，祂的人性也感到無比恐懼，祂哀求聖父說：「我父，如有可能，請讓這杯離開我吧！」但祂表達了最重要的一句：「但不要照我的意願，而照祢的意願」（瑪廿六 39）。祈禱完畢，耶穌站起來，毅然朝著出賣自己的門徒和手拿棍棒刀劍的衛役走去。

對父的旨意，耶穌時常說的一句話是：「父，是的」（路十 21）。我們司鐸要使自己像基督，對於天主的旨意也該常說「父，是的」。但天主的旨意和我們的願望常常是相距何止千里，而我們該做的唯一一件，那就是放下自己的私利、私意和私見，對天主的旨意說：「父，是的！」

寫到這裏，我請神父們常做一些默想：「不離開父的左右」；「瞧，我來了，為承行祢的旨意」；「基督謙而又謙，服從至死，死於十字架」；「我的食物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」；「父，是的」；「請不要照我的意願，而照祢的意願」。這樣的習慣、默想，可幫助、指導我們說話和行事，幫助我們越來越像主耶

穌。

司鐸年，我們司鐸應認真閱讀聖衛雅神父的傳記，效法聖人克己苦身、並愛窮人，長年累月坐在神工架內聽告解、諄諄教導信友的善表。

## 司鐸年、聖召年

至高無上的聖言，奉聖父之命降來塵世，取得肉軀，成為人，向我們啓示了真理；在加爾瓦略山上，自為祭品，又為祭者，用自己的鮮血為被造的天主子民與天主締結了新而永久的盟約；之後，復活、升天，坐在聖父的右邊，實現了偉大的救世工程，並將此救世大業交於宗徒及宗徒的繼承人（司鐸們）予以延續。

我青年時代，上海教區的神父約 80 位，中國籍耶穌會士約 50 人，外籍耶穌會士約 120 人（其中絕大多數是法國人），共 250 位神父。今天上海教區有 78 位神父（其中八位是 1955 年以前升的，年齡都超過 80 歲），即只有當時神父總數的三分之一弱。可見，上海教區還缺神父，請教友們在祈禱中加念「天主，請多賜我等司鐸」。

香港湯漢主教在其牧函中說：「司鐸年就是司鐸聖召年」。我完全贊同湯主教的提法。司鐸年中，我們應突出聖召問題，強調培養聖召和保持聖召的重要性。

## 培養聖召

通常我們得知的聖召，由天主直接召叫的例子很少。一般通過父母家人、親戚朋友、師長甚至鄰居得以認識天主，而後棄家修道的案例較多。可見其間家庭的影響極大。出身於公教



家庭，容易聽到天主的召喚。我回憶一下，1949年以前，上海教區內，同胞兄弟三人成爲神父的有5家（分別爲朱、徐、周、陳、張五姓人家）；兄弟二人成爲神父的有12家（分別爲徐、丁、朱、王、張、張、陳、陳、蔣、李、沈、陸12家），他們有近40人。幾乎占上海教區國籍神父總數的三分之一。這是上海教區公教家庭的光榮，這種情況現在已經沒有，將來也不會有了。

今日培養聖召之職，首先落在本堂神父身上。當今之父母只願關心孩子功課的分數，培養他（她）們的特長，對於怎樣教育他（她）們做一個完備的公民、良好的教友，卻無暇顧及或根本就不關心，更不用說培養聖召了。所以培養聖召之途，須從本堂神父開始做起。已故趙景充神父在崇明傳教時，非常注重培養聖召，他送到佘山修院的青年，三位已晉鐸，一位已完成神學課程在堂口服務。我希望教區每位神父以趙景充神父爲榜樣，用心在青少年中培植聖召。

佘山修院現在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生源缺乏。十餘年前，佘山修院修生人數達到170多人，據方祖耀院長說今秋修生人數僅60人，只有十幾年前的三分之一，下降的趨勢似乎不可逆轉。

十幾年前，德國 Rottenburg 教區主教 Walter Kasper（現升爲樞機，在羅馬主持合一委員會工作）告訴我說：「現在我們德國由於缺乏聖召，神父人數不斷下降，只得把不少教堂關閉，甚至賣掉，這是總的趨勢。我擔心你們三四十年後也將如此。」當時我回說：「我不悲觀，中國不缺少聖召。」而我今天不再樂觀。

三個星期前，一位法國主教來看我，他告訴我他的教區現有86位神父，能工作的只存38人，其餘都在養老院內。當今世界，除了印度、非洲、越南等地外，其餘地區神職人員奇缺的問題，日益嚴重。讓我們大家同心祈禱，祈求天主賜我們有

聖德的司鐸！

## 保持聖召

對司鐸來說，自己的聖召是天主通過父母、親友，或是神長之手賞賜的，我們應記得他們，感謝他們。而保持聖召就是自己的事了，修院培育，接受鐸品，只是修道路上走向天國窄門的第一步，以後的路漫長兮、艱難兮、辛苦兮，終身須得努力，絲毫不可放鬆，時時事事謹慎小心，警鐘長鳴。

自古以來，保持聖召就不是容易的事，今日的大環境對保持聖召則更困難。

想當年，科技不如今日發達，城際交通工具靠人力、畜力；人際往來較少，鐵路、海運速度不快，電話才起步，只有少數人享用，有線電視和廣播未普及，黑白電影只在大城市放映，電視未發明，電腦只是幻想。

今日電影、電視全國普及，全國七億以上的人有手機，大多數人上網，而電視裏、網路上無所不有。我有位瑞士的朋友，他有一個在上小學的兒子，我去他家，他告訴我，他家沒有電視機，他對我說：電視裏只有兩種內容：暴力、色情，看了只有害處，毒害人的精神。然而今日的青年，包括成年人，要麼著迷看電視，要麼上網成癮。所謂玩物喪志，自己的精力、精神在不知不覺間消耗殆盡。

在我小時候，國人深受孔孟之道影響，講禮儀，尊重他人，男女界線很清楚，授受不親，注意衣著。總體來說，衣以蔽體，上衣袖口及手，袍子長達腳板。今日卻以暴露為主，時代大不同了。

今日的社會，已是全球化、商業化、信息化的社會。所有

一切都成爲商品，都在進行買賣，包括官職、友誼、人格，沒有不可以交易的了。

正是因爲保持聖召不易，自古以來教會有一系列的措施，使聖職人員免於誘惑，以當時的上海教區爲例，所有聖職人員必須穿黑色長袍，不准穿西服，用以提醒自己，也使群眾易於認別。教區也禁止聖職人員進電影院或娛樂場所，接見客人必須在特定地點，窗戶都用玻璃，絕對透明，外人一覽無餘。

當時教會令行禁止，無人敢違反。1949年以前的聖職人員，在我的記憶中，沒有一位還俗的，不，有過一位，但此人是外籍。

今天大環境劇變，防範措施失傳。必須依靠內因，內因就是我們的內心，我們的內修生活，我們的堅強意志。耶穌說：「誰若願意跟隨我，該棄絕自己……」（瑪十六24；谷八34；路九23）。所謂棄絕自己，就是向外界種種誘惑說「不」，向自己的私心、虛榮心說「不」。人的一生，對他人說「不」容易，對自己說「不」可難。修道就是修德，修德猶如逆水行舟，該用盡全力，否則一鬆懈，就倒退不止。

過去祝聖神父的禮儀中，主教訓話的最後一句是：「但願你們終生不會後悔今日接受的鐸品，我本人也不後悔授於你鐸品」（今日禮儀中沒有這段話了）。廿年來，上海教區服務的聖職人員中，後悔領受鐸品的有11人之多，佔教區神父的八分之一，這是一個令人心痛的數字。

我不說我本人後悔授與他們鐸品，他們在修院時表現都很好。離開修院接觸另一個社會群體後，放鬆了神修，一步一步被吸引、被拉入到以權、色、錢所主宰的大環境中。他們想的不再是天主的旨意、天主的救世大業，想的只是自己的待遇沒

有比別人高、自己的物質享受不如別人優越、自己的生活條件不如別人舒適，還缺少別人的安慰和關心……於是後悔自己走錯了路，拋棄聖職，投身世俗，去爲了成家立業而奮鬥。我一直沒有忘記爲他們祈禱。

聖召來之不易，卻失之不難。我們要珍惜聖召，要在保持聖召上下功夫。聖職人員的持續培育，應放在重要位置。

上海的教友有關心神父的好傳統，對此，我表示衷心感謝。上海教友對天主堅強的信德、虔誠的望德、熱切的愛德，以及忠於教會、忠於教宗的心，普世教會是知道的，也贏得了大家的尊敬。過去在我國的傳教士，對我國教友愛戴神父、保護神父、服務神父的精神都讚不絕口。

在我向你們表示感激之時，我願意與你們分享兩千四百多年前孔子門生曾子的一句話：「君子愛人以德」。

君子愛人以德。我們基督徒更應該愛人以德，我們愛一個人，是要他（她）在聖德修爲上有進步；我們愛一位神父，是希望他在修道的路上走得更好、更穩，希望他愈來愈像基督。你們關心神父，嘘寒問暖，送食品衣物，天主會償報你們；但如果送大禮，如送汽車等，就不符合君子愛人以德的原則。你們如有錢買汽車送神父，倒不如用以調濟你們周圍的窮人。耶穌在世時愛窮人，並把自己等同於窮人，所以，你們救濟了窮人也就是救濟了耶穌，爲窮人所做的就是爲耶穌所做一樣。

你們在祈禱中，求天主賞賜你們有德的司鐸，你們要在行動上真正幫助神父，在聖德修行的道路上舉步前進。求天主賞賜我們司鐸們日益肖似基督。